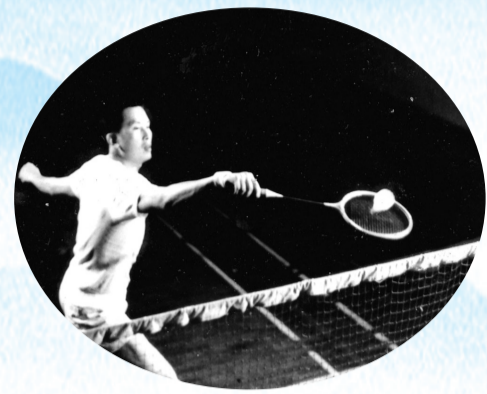


不負此生(中)

傅漢洵 / 口述 朱婷 / 撰文



▲傅漢洵年輕時在球場上。

廣州的天氣四季如春,正適合打羽毛球。可在上個世紀60年代,這座現今的“羽毛球之都”、世界羽毛球頂級賽事“大滿貫”第一城,差一點兒就要失去羽毛球隊。

彼時19歲的我,帶著父親親手置辦的行李與2副羽毛球拍,懷揣着為國爭光的夢想和志忑的心情,剛剛踏上祖國的土地。

人生第一場 0:15

我是10歲左右開始打羽毛球的。在此前,就常跟着父親到韓友羽毛球場,看大人們打球。那是一個露天羽毛球場,停電時,工作人員會點上煤油汽燈,并挂在球場四邊的柱子上。那個煤油汽燈頭很特別,是網狀的,點燈前要先打氣,現在似乎再也見不到了。

在場上看久了,我和幾個小朋友躍躍欲試,開始撿大人打壞的舊球拍。放學後,我就拿着兩面都是光板的乒乓球拍打羽毛球。一段時間後,我找了一塊長條的木板,在上面畫出近似羽毛球拍的輪廓,鋸成了一個木板羽毛球拍,打起來更過癮。再後來,父親見我真的喜愛羽毛球,便給我買了一把普通的球拍。

後來,我的“野心”越來越大,與小伙伴們一同找到一家工廠外的閑置平地。經得老板的同意後,我們便自己動手,插上竹竿、挂上撿來的舊球網,挖出綫溝,用小石子填進去,再用泥土填縫壓平……做出了特制的球場。每每放學後,我們都會酣暢淋漓地較量一番。

在我接觸并愛上羽毛球的那段時間裏,世界羽壇風起雲湧,以黃秉璇、莊友明、王寶林等華人選手為代表的馬來亞國手們,利用亞洲人快速靈活的特點,使得羽毛球運動由慢而瀟灑,轉向快且凌厲,一舉打破了歐洲對羽毛球運動的統治。從1949年起,馬來亞連奪了3屆湯姆斯杯冠軍;從1950年開始,連續8屆斬獲全英羽毛球男單冠軍……

這在當時的馬來亞,乃至海島對岸的印尼掀

起了羽毛球運動的熱潮。當對岸的馬來亞舉辦重要賽事時,印尼蘇島的球迷還會乘船渡海去觀賽。僑社也樂於舉辦各類羽毛球比賽。1953年5月,先達僑團為了慶祝“五四”青年節,組織學生進行羽毛球比賽。在父親的鼓勵下,12歲的我參加了第一場正式的羽毛球比賽。

0:15,第一回合,我就被“剃了光頭”。第二回合,我奮力拼搏,但最終也迅速敗下陣來。我不服氣更不氣餒,對手年齡比我大很多;而1年前,我還在拿着自制的羽毛球拍與伙伴在工廠外的平地上練習。

在後來的數十年裏,我打了數不清的比賽,有贏有輸,卻都不如這場印象深刻。我的羽毛球賽事起點定格在了印尼先達市的一個戶外的羽毛球場上,我的未來定然在更高的領獎臺上。

羽毛球隊“保”住了

1960年一回國,諸事定妥後,我第一件事便是騎着從印尼帶回來的單車,到當時的廣州體育館尋找羽毛球隊。

那是一座具有濃鬱蘇聯風格的建築,有巨石廊柱、宏大的半圓形主體穹頂,據說是當時北京體育館之後的全國第二大體育館。正在訓練的廣東羽毛球隊教練和隊員們居然已經知道了我的名字。看到他們訓練時的投入與激情,我無比激動,深刻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在心中萌發,急切地想要成為他們的一分子。

可當時國家正處於3年困難時期,體育系統正面臨調整,各省市區正削減專業運動員的數量,廣東羽毛球隊處於“懸而未決”的狀態中。我很失落,為了心愛的羽毛球回國,在這麼美好的體育館和訓練場上,還有這麼多高水平的隊友,卻沒有了球隊,我不知道夢想該如何去尋。

焦急忐忑煎熬下,我們堅定信念,不願放棄希望,依然堅持訓練。到了5月的一天,終於傳來確切消息,廣東羽毛球隊保住了!我心中狂喜,



▲傅漢洵年輕時。

回到華僑補校後立即寫信,告知在印尼的家人,與他們分享我的喜悅。

從此,我正式成為廣東省羽毛球隊的一員,開始了全新的羽毛球生涯。

餓着肚子衝擊世界冠軍

球隊保住了,如何吃飽飯卻依然是一個問題。我們運動員每月的伙食定額比普通市民高,但在大運動量的訓練下,饑腸轆轆是我們常要面對的狀況。聽聞糖廠有丟棄的蔗渣可以提供糖分,我們派去了部分隊員,好不容易“搶”了些蔗渣回來。

省市領導也非常重視我們的伙食,經過協調,廣州三元裏人民公社答應向我們球隊供應一部分蔬菜。於是每周三,我們男隊員總要騎着自行車或三輪車輪運菜。苦瓜、節瓜、絲瓜、通心菜……有什麼算什麼。運菜回來擦把汗,喝口水,便繼續投入訓練中。

在那個時候,我們深知自己肩負着的不僅是夢想,更是國家的期待。上個世紀60年代初,朱德、賀龍、董必武、李富春等中央領導都曾在春節



▲1960年廣東羽毛球隊男隊員合影。

期間來到廣州。1961年春節團拜會結束後,時任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觀看了羽毛球比賽,并饒有興致地與羽毛球運動員們聊了起來。在得知廣東、福建兩隊的主力球員主要是印尼歸僑後,賀龍表示:“印尼隊可以拿世界冠軍,我們為什麼不可以——3年之內,我們的羽毛球要趕超世界水平!”

3年,日子緊迫,我們的幹勁更足了。後來在2003年接受採訪時,我以“餓着肚子衝擊世界冠軍”總結了過去的那段日子。這個說法被廣泛引用,還被隊友侯加昌加進了他的自傳裏,可見大家的心中都對那段日子記憶深刻。

以出色的發揮致敬偶像

1964年,印尼連續三次奪取湯姆斯杯成功,一時風頭無兩。同年,他們派出了國家羽毛球隊再次訪華。隊伍中有陳有福、翁振祥、烏南、汪百勝,都是剛剛奪得湯姆斯杯冠軍的選手;女選手則包括了米娜妮和萊諾等,可謂印尼訪華以來實力最強的隊伍之一。

我激動萬分,陳有福是我和侯加昌共同的偶像,也是那一代羽毛球愛好者們共同的記憶。1956年,19歲的陳有福橫空出世,成為世界羽壇的一股新鮮力量,世界羽壇正式進入快速、凌厲、激烈的現代競技時代。

對我而言,他的球技球風、品學教養以及在成為印尼“國家英雄”後依然沒有放棄中國國籍的戀祖愛鄉之心,都對我產生了積極的影響。我未曾預料到,能作為一名中國羽毛球運動員,與他在球場上相遇。

廣州是印尼隊訪華的第一站,1964年6月22日晚,廣州體育館座無虛席,在5000多名觀眾的注視下,我和隊友黃鴻平對戰陳有福和烏南,以1:2告負。幾天後,我在單打上遭遇了印尼名將汪百勝,第一局我以15:10獲勝;第二局我越戰越勇,打出了一個15:0。多麼巧合的一個數字,在人生的第一場羽毛球賽上,我曾輸在了同樣的數字上;而那天,我以同樣的比分贏得了比賽。我對得起自己的付出,對得起父親的期盼。

在隨後的北京賽,由于黃鴻平身體不適,我和侯加昌作為中國國家隊選手臨時搭檔,組成男子雙打迎戰陳有福和烏南。我們興奮而幸福着,更是沉下心,讓這對印尼王牌雙打在此行中首次嘗到了敗績。

在北京,中國羽毛球隊最終以4:1戰勝了印尼國家隊,我和侯加昌以出色的發揮致敬了心中的偶像;困難時期艱難成長并壯大的中國羽毛球隊,更是證明了自己的實力,實現了賀龍元帥提出的“3年打敗世界冠軍”的目標。

我們做到了!
參考資料:傅漢洵/口述 劉晨/整理:《赤子情·羽球魂——傅漢洵回憶錄》,南方日報出版社。



復建後的小山叢竹書院古樸典雅。

唐代至清末,泉州共建有73所古代書院,集中分布在晉江、南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惠安等地。如今的古書院,已成為泉州歷史文化名城重要的文化符號與獨特元素。

在堅持古城復興“內修于心,外修于形”的總體策略指導下,泉州市根據“提質、惠民、興文”等原則,開闢首批11所古代書院的復建復興工作。

小山叢竹是“泉州舊八景”之首。這裏有3位文化名人的遺迹:唐代為紀念“閩文之祖”歐陽詹,建有祀詹祠堂不二祠;北宋在祠旁築屋為小山叢竹書院,南宋朱熹多次蒞院講學;近代弘一法師曾在此講經題字,其駐錫泉州最後的居所晚晴室就在小山叢竹書院旁。小山叢竹書院與泉山書院、石井書院、歐陽書院等并稱溫陵四大書院,經歷宋、元、明、清四個朝代,備受文人的尊敬和景仰。泉州四大名著《四書蒙引》《四書存疑》《四書淺說》《四書遠指》,皆孕育于此。

晴室等一起,以文化公園的新姿重現世人面前。

不同的書院有着不同的復建形式。有的在遺址不遠處擇址新建,如招賢院、寶海庵書院等;有的則結合現有空間進行書院植入,如在府文廟旁邊開設正音書院,擬利用清源山現有房屋植入歐陽書院……復建將結合遺址周邊遺存、現有建築等實際情況,加強功能拓展和提升,完善配套設施,切實打造成綜合性惠民書院。

在泉州市文廟蔡清祠旁,復建一新的正音書院吸引了很多孩子和家長。在這裏,快速閱讀公益體驗課和“正音領讀者”徵集活動正在進行。“正音書院是泉州市首個復建完畢并投入運營的古代書院,這也是我們盤活國有資產、復興古城文化的一個舉措。”泉州市文旅集團黨委書記、董事長龔志陽告訴記者。正音書院是清雍正年間為矯正音音而成立的語音訓練班,泉州共設立了4所正音書院,分別位于百源庵、承天寺、奉聖鋪和鐵爐鋪。百源庵

泉州古書院: 榮光重現 順時而變

的正音書院本不在此,但離府文廟這個古代教育殿堂的位置較近,于是在這一空間復建正音書院。

記者在正音書院看到,這裏不僅有古代私塾式的學堂用于教學活動,還常設了教育類的電臺節目入駐,新華書店亦入駐于此,是一個多元立體的公益閱讀空間。

歷史上各書院的文化屬性不同,功能定位也各不相同。泉州市結合現代業態融入空間布局,講好書院故事,實現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融通。比如,正音書院結合“潤物無聲·古城悅讀”公益閱讀計劃,打造青少年文學素養提升基地;“小山叢竹”定位為歷史文化公園,將通過空間的內容展陳和開展主題文化活動,使其成為解讀泉州歷史,傳播泉州傳統文化的一個窗口;歐陽書院依托清源山深厚的人文和多媒體互動形式,打造以名人學堂為主題的人文空間。

“書院復建後必須通過適度的運營,才能真正可持續發展。”龔志陽表示,泉州文旅集團積極探索以準公益模式來管理和運營,既可以向公眾公益開放,又能用現代人喜歡的方式,植入一些培訓、文創等商業運作,拓展書院的功能。通過各方與書院形成互動,將書院打造為古城文化新名片,融入城市文化發展的整體方略,惠及廣大市民。

(王敏霞)

4月13日,閩東特色優秀傳統文化暨“寧德學派”最新研究成果高端論壇在寧德市召開,來自社會各界的50餘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,圍繞閩東特色、優秀傳統文化及“寧德學派”最新研究成果等議題開展深入研討,進一步傳承閩東優秀傳統文化,弘揚“閩東之光”。

地處福建東北部的寧德市,歷史悠久、人文底蘊深厚,涌現出不少的思想家、理論家,如寧壽縣令馮夢龍、福寧府知府李拔等先賢,留下了基層治理理念、理論;朱熹晚年避難閩東,留下了理學之光;人類學、社會學代表性人物林耀華撰寫著作《金翼》……

然而此前,他們的理論缺乏梳理,散落在民間或各個領域,無法形成方陣。寧德市副市長吳允明表示,多年來,寧德市廣大社科工作者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資源,形成了研究闡釋新思想和挖掘閩東優秀傳統文化的“寧德學派”,成果豐碩。

空海大師是日本真言宗的創始人,公元804年乘遣唐使船入唐求法,途遇颶風,在海上漂流了34天,後在寧德市霞浦縣赤岸村登陸,停留41天後奔赴長安。

“霞浦赤岸是空海入唐的初

地,1988年霞浦縣是最早成立空海研究會的縣,而且是全國唯一的空海研究會。”《空海入唐之路》作者戎章榕表示,做好空海入唐的大文章,不僅彰顯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,對促進中日兩國的交流交往也有裨益。

位于寧德市古田縣的藍田書院是福建最早書院之一,據載始建於公元937年,歷經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國多次修葺重建。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曾兩次到此講學,留下“藍田書院”“引月”摩崖石刻及諸多珍貴寶實。

古田縣政協朱子文化研究室成員吳謹稱,朱子文化作為福建最具特色、最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一,也是寧德市文化精神“閩東之光”的重要組成部分,值得大力挖掘和弘揚;《朱子文化與古田書院》的出版發行,將有助於朱子文化在古田、在閩東,乃至在更大範圍地傳承和弘揚。

在2020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《閩東民間文書整理與研究》負責人鄭勇看來,閩東文書的“新發現”填補了福建文書“發現”的空白,對推進閩東區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價值;文書的規模化、系統化,也為研究中國文書在清代至民國初年的演變提供了實物證據。(吳允杰)

專家學者縱論閩東文化